

科技翻译中英语屈折语素汉译的原则与策略探讨

肖坤学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依据现代翻译理论和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现代英语屈折语素的句法功能与所表达的语法意义的分析, 科技翻译中英语屈折语素汉译基本原则应是以意义为参照系; 其汉译可采取隐译、显译和隐译、显译并举等办法。

关键词: 英语屈折语素; 科技翻译; 隐译; 显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3-0351-05

按结构分类法, 人类语言有综合性语言 (synthetic language) 与分析性语言 (analytical language) 两种类型。现代英语与汉语均属于分析性语言^{[1](3)}。但由于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 各自发展的历史不同、所经历的变化有别, 现代英语与汉语之间自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别。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 现代英语与汉语之间的明显差异之一就是现代英语中还有少数属于拉丁语、德语和俄语等综合性语言、但不为汉语这种典型分析性语言所拥有的屈折语素 (inflectional morpheme)。作为综合性语言的重要表征之一, 屈折语素具有句法功能并表达特定的语义。现代语言学认为, 语素是语言中的最小意义单位。作为语素的一种类型, 屈折语素所表达的是语法意义。就本质而论, 科技翻译“是译者用译语表达原语科学信息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2](8)}。就翻译实践而言, 科技翻译应以忠实于原文尤其是原文的内容为首要原则^{[2](132)}。由于语义是构成原文内容的基本要素 (按照李亚舒先生和黄忠廉教授的观点, 原文内容包括语义、语气与逻辑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科技翻译的本质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的本质是一致的, 即“原语表达的意义在目的语中的再现”。那么, 英语中这为数不多的屈折语素所表达的意义如何在英汉科技翻译乃至一般的文艺翻译中得以再现, 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并探讨的问题。本文将从分析英语屈折语素的句法功能与所表达的意义入手, 在分析意义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和论证翻译的本质基础上对科技翻译中英语屈折语素的汉译原则和英语屈折语素的汉译策略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现代英语屈折语素的句法功能与语义

(一) 英语屈折语素的历史变化

前面提到, 人类语言按结构分类一般可以区分为综合性语言和分析性语言。“所谓综合性语言是指那些借助词尾变化 (即屈折形式) 表示句法的语言。印欧语系的综合性语言主要借助名词、人称代词、形容词和动词的词尾变化来表示句法关系。”^{[1](61)}词的屈折形式是综合性语言的主要表征之一。西班牙语中的男女性别就是通过-o 与-a 这两个屈折语素而得以体现的, 如, tío(叔、伯)——tía(婶)、abuelo(爷爷)——abuela(奶奶)、hermano(兄、弟)——hermana(姐、妹)、hijo(儿子)——hija(女儿)^{[3](113)}。由于综合性语言可以利用词的屈折形式表示句法关系, 综合性语言另一表征就是句子词序上的变化不会造成句义的改变。如, 在拉丁语中, 句子 Nero interfecit Agrippinam (= Nero killed Agrippina) 与句子 Agrippinam interfecit Nero 虽然词序不同, 意思却完全一样。但在现代英语中, 相应的两个句子 Nero killed Agrippina 与 Agrippina killed Nero, 意思却恰好相反。汉语与现代英语的情形一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古英语也属于综合性语言。在古英语中, Se mann pone beran sloh、Pone beran se mann sloh、Pone beran sloh se mann 与 Sloh se mann pone beran 等四个句子词序不同, 意思却完全一样,

收稿日期: 2007-05-11

作者简介: 肖坤学(1965-), 男, 湖南隆回人,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

即“人打熊”。经过长期的演变现代英语已发展成为一种与汉语一样的分析性语言,词序是构成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因而对语言表达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历史的演变并未带来综合性语言特征在英语中的彻底消失,现代英语中还遗留有包括屈折语素在内的部分综合性语言的特征。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现代英语中的屈折语素主要有:-s、-s'、-ing、-ed、-er、-est、-ess等。

(二) 现代英语屈折语素所具有的句法功能与所表达的语义

屈折语素具有重要的句法功能并表达特定的语义。就现代英语的屈折语素而言,“-s”放在可数名词后构成名词的复数形式,表示多数的意思。如,computers; Changes in temperatures break rocks into pieces 在动词后加“-s”则构成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意为施事为第三人称个体,或所叙述的事物为个体。如, A plant breeder tries (-s 的变体) to assemble a combination of genes …。而在名词后加“-s”就构成名词的所有格,表达所属的含义。如, Most of Shakespeare's works are in verse。动词后加-ing 则构成动词的进行体,表达动作正在进行的意思。如, The kids are playing games in the living room。在动词后加-ed 构成过去时或完成体,表达动作发生在过去的时间和或与助动词 have (has) 一起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如: I have informed him that the meeting had been cancelled。在形容词或副词后加-er 和-est 分别构成形容词或副词的比较级与最高级,表达对比与最高程度的含义。如: ① Diacritics are used to indicate the finer disti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peech sounds。② China is experiencing its fastest development in history。在英语中, -ess 通常被用来构成部分名词的阴性形式,表示女性或雌性的意思。如: We all congratulated the actress on her success in the play。现代英语中的屈折语素都有具体的词汇形态标记,因此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属于显义。

二、科技翻译中英语屈折语素的汉译问题

现代汉语属于典型的分析性语言,没有类似于现代英语中尚存的屈折语素。所以,汉语既不用屈折语素构成名词复数、表示多数的意义,也不通过动词的屈折变化构成动词的“时”和“体”来表达动作发生在过去或动作已经完成的意义。英语屈折语素表达的

这些语法意义,汉语往往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方式(如虚词、词序等)来实现。那么,在英汉科技翻译乃至一般的文艺翻译中如何在目的语中再现英语屈折语素所表达的意义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 英语屈折语素汉译的参照系

探讨英语屈折语素的汉译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翻译的本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关于翻译的本质,译学界曾经一度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问题上纠缠不休。但在当代译学领域,译学家们已形成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 E. A. Nida^{[4](2)}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也就是说,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英国翻译理论家 Peter Newmark 提出语义翻译法和交际翻译法,并主张语义翻译法和交际翻译法的结合。“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5](180)}。国内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教授指出:“所谓翻译的实质,就是语际的意义转换。”^{6}郭建中教授也认为“翻译首先涉及到的是意义”^{[7](277)}。王宁教授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总是不断在目的语中寻找对等语来诠释原语的意义……”^{[8](46)}翻译家萧立明先生认为“翻译的首要之点是用目的语翻译原语的意思”^{[9](49)}。谭业升则明确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注意中心不在言辞上,而在意义上”^[10]。归纳起来,翻译的本质就是原语所表达的意义在目的语中的再现。事实上,译学家们关于翻译本质的观点与语言学家关于意义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许多语言学家,如 Fauconnier^{[11](18)}、Turner^{[12](206)}、Saeed^{[13](319)}、Scollon & Scollon^{[14](7)}、Samovar 等^{[15](123)}认为,语言中的意义并非语言符号本身所拥有,而是语言符号导引出来的结果。换言之,语言符号是意义的媒介,人们通过这个媒介的导引而获得对意义的理解。意义是自然语言均可通过各自系统中的符号导引出来的共同层面^[16]。语言学家关于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的阐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是,译者寻求目的语与原语在意义层面的等同是完全可能的,倘若寻求目的语与原语在表达形式上的对等必定会徒劳而归。科学翻译学的创始人李亚舒先生与翻译变译论的倡导者黄忠廉教授在论述科学翻译的标准体系时指出,“翻译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译作与原作之间求得相似。”^{[2](9)}笔者以为,他们所讲的“相似”实际上也涵盖了“翻译是原语所表达的意义在目的语中的再现”这个一般意义上的关于翻译本

质的观点。

结合上述学者的观点, 英语屈折语素表达的意义也就是通过屈折语素这些语言符号导引出来的。基于译学家关于翻译本质的观点与语言学家关于意义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我们可以推导出英语屈折语素汉译的基本原则: 以意义为参照系。

(二) 科技翻译中英语屈折语素的汉译策略

从我们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汉语虽然没有类似于英语中用来表达多数、过去的动作、动作正在进行或动作已经完成等语法意义的屈折语素, 但这种语言形式上的缺失不等于汉语不存在或不能表达相同的语法意义。汉语句子“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上个星期去了一趟香港”、“他已经吃过午饭了”就是表达上述语法意义的例子, 不同的只是汉语采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与方法。如, “动作已经完成”这个语法意义, 汉语不是借助动词的屈折变化, 而是通过运用副词“已经”加助词“了”的方式来实现的。

汉语不存在类似于英语的屈折语素, 但英语屈折语素表达的语法意义亦为汉语所有这一客观事实是英汉翻译中英语屈折语素的可译性基础。英语屈折语素是具体的词汇形态标记, 从这种意义来说, 英语屈折语素表达的语法意义属显义。从我们举的例子来看, 相应的语法意义在汉语中大多也具有词汇形态标记, 用助词“了”表达“过去的动作”和用副词“已经”加助词“了”表达“动作已经完成”即属于这种情形。但应该注意的是, 词汇形态标记并非这些语法意义在汉语中的常态。很多情况下, 这些语法意义在汉语中是隐含和没有词汇形态标记的。试看下面的例子:

(1) 甲: 你准备买什么水果?

乙: 苹果和橘子。

(2) 甲: 三班的男同学在干什么?

乙: 踢足球。

(3) 她每天都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在对话(1)中, 一般情况下乙买的不会是一个苹果或一个橘子, 所以“苹果”和“橘子”表达的是“多数”的意义。乙的回答虽然没有表示“多数”这一语义的词汇形态标记, 但意思是清楚的。对话(2)中的“男同学”一般也表示“多数”, 同样没有词汇形态标记。“踢足球”在这一语境中表达的显然是正在进行的动作, 但词汇形态标记的缺失丝毫不影响听话者对这一语义的理解。例(3)中“看”表达的是个体施事行为, 亦无词汇形态标记。由此可见, 英语屈折语素表达的语法意义在汉语中有时是显性的、有时却是隐性的。换句话说就是, 英语屈折语素表达的语法意义有可能是显义, 也有可能是隐义。鉴于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之间

存在的这种差异, 我们认为译者在英汉科技翻译中对英语屈折语素的处理应视具体情况采取隐译、显译与隐译显译并举的翻译策略^①。

1. 隐译

隐译策略指在目的语中对原语的意义作隐化处理的翻译方法。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 就是将英语通过屈折语素显现于词汇形态的语法意义隐匿于汉语的符号之下, 即设为目的语的默认值(隐义)^②。如:

① 原文: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do not always influence the languag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importance.

译文: 科学的发现与发明对语言的影响并不取决于其重要性^[17]。

② 原文: Fig. 4.8 shows a blade with a tip speed of 1278ft/s damaged by erosion of the hardened shield fitted at the inlet edge.

译文: 图 4.8 出示了一个叶片, 叶片尖速为 1278 英尺/秒, 其进汽边的坚固护层受到水蚀破坏^[18]。

③ 原文: The study included more than 2,000 people --- mostly white men ... who started college in the mid-1960s.

译文: 该项研究的调查对象达 2000 多人(主要是白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大学生活的^{[19](38)}。

2. 显译

显译策略是指在目的语中使用合适的语言符号(词汇形态)使原语的意义在目的语中得以再现。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 就是在汉语中运用词汇等手段使英语屈折语素显现于词汇形态的语法意义得以再现。如:

① 原文: This (collection effect) is particularly active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disciplines: for instance, a chemist idea applied [applied] to biology, a mathematical concept applied to physics and so on.

译文: 这种集体效应, 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尤为活跃, 如: 把化学上的某个想法施用于生物学, 把数学上的某一观念施用于物理学^{[18](33)}。

② 原文: In experiments with cultured cells, scientists took special measures to make the donor and recipient cells compatible.

译文: 在栽培细胞的实验中, 科学家们采取专门的措施来使供体细胞彼此“兼容”^{[19](75)}。

③ 原文: Where a railway crosses a navigable waterway,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lift the line high enough for vessels to pass underneath without interception, a bridge must be built which is capable of being opened in order to allow the river or canal traffic to pass.

译文: 在铁路经过通航河道的地方, 如果不可能把线路升高到使船只在下面不受阻碍地通过的话, 就必须把桥梁修成开启式的, 以便江河或运河里的船只通过^{[19](77)}。

④ 原文: Diacritics are used to indicate the finer disti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peech sounds.

译文: (语言学家)用变音符来表示不同语音之间更为细微的区别。

⑤ 原文: China is experiencing its fastest development in history.

译文: 中国目前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

3. 隐译、显译并举

从上面两种策略的举例中, 我们可以发现, 显译和隐译策略与英语屈折语素的翻译没有一对一的关系, 即哪些具体的英语屈折语素应采取显译策略、哪些具体的英语屈折语素应采取隐译策略。事实上, 在翻译过程中, 同一个英语屈折语素有时须要采取显译的策略、有时则须要采取隐译策略。此外还有一种情况: 译者须要对英语原文同一个句子中在不同地方出现的相同屈折语素分别采取隐译和显译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我们姑且把把这种方法称之为隐译、显译并举的翻译策略。我们上面所举的许多例子其实就是如此。为了说明问题, 让我们再看一个译例。

原文: The first diesels were given the cream of the haulage assignments, on which they could display their continuous availability to the maximum advantage.

译文: 第一批内燃机车用来承担最重要的牵引任务, 这样它们就能够将连续运行的优点发挥到最大的程度^{[20](67)}。

在这个译例中, 译者对第一个表示“多数”意思的名词复数语素“(diesel)s”采用的是显译策略, 而对第二个表示“多数”意思的名词复数语素“(assignment)s”采用的则是隐译策略。鉴于此, 我们认为译者在英汉科技翻译中处理英语屈折语素时对策略的选择应遵循的原则是: 以意义为参照系, 以符合汉语语言规范为准则, 以原语表达的意义在目的语中的再现为取向。

注释:

- ① 汪立荣教授(2006)在阐释语义构建的认知基础上提出了显译与隐译的概念, 本文讨论的策略采用了他的这一提法。
② 默认值是指隐匿于符号之下的不言而喻的语义值。详见参考文献[16]

参考文献:

- [1] 秦秀白. 英语简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2] 李亚舒, 黄忠廉. 科学翻译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3] 李福印. 语义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Nida A 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69.
[5] 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6]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7]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异化与归化, 文化与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8] 王宁. 走向中西比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C]//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9] 萧立明. 新译学论稿[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10] 谭业升. 从语义认知角度看翻译技巧[M]. 上海科技翻译, 2001, (2), 5-10.
[11] Fauconnier, Gilles.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Turner M. Reading Mind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 Saeed, John I. Semantics[M]. Oxford: Blackwell, 1997.
[14] Scollon R, Scollon S W.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5] Samovar, L A, Porter R E,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6] 汪立荣. 隐义显译与显义隐译[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3), 208-214.
[17] 袁红艳. 科技翻译的创造性反叛[J]. 中国科技翻译, 2006, (4), 7-9
[18] 王小凤, 张沉香. 科技翻译过程的多维思维[J]. 中国科技翻译, 2006, (4): 33-36.
[19] 毛荣贵. 开卷有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20] 范武邱. 实用科技英语翻译讲评[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principle and approach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inflectional morphemes in E-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XIAO Kunxu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the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the inflected morphemes of modern English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principle is proposed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inflected morphemes in E-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i.e. meaning orientation. It is assumed that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approaches that can be adopted include implicit translation, explicit translation or an integrity of the two.

Key words: inflected morphe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implicit translation; explicit translation

[编辑：颜关明]

(上接第 342 页)

- [3] 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C]// Henry Abelove.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4] 精神分析与文化研究[EB/OL]. <http://www.xici.net/b565052/d31914472.htm>, 2005-10-30.
- [5] Elaine Showalter. Sexual anarchy: 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 de siecle[M]. New York: Viking, 1990.
- [6] 陶家俊. 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Rebellion and obedience: Homosexuality in E.M.Forster's *Maurice*

CHEN Jingm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E.M.Forster's *Maurice* is a key poi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Forster's rebellion. He depicted homosexuality in order to renew middle-class men. He broke through the binary between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and portrayed homosexuality diversity, but he still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ion. The novel presents obliquity between rebellion and obedience to the then ideology.

Key words: E.M Forster; *Maurice*; homosexuality; rebellion

[编辑：苏慧]